

把信送给加西亚

【美】阿尔伯特·哈伯德

我将此“信”“转送”给我的亲爱的同学们，愿你们成为罗文——那位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胡金焱

把信送给加西亚

主动性

中文版序：我们可以选择卓越

英文版序：一本可怕的书

原出版者手记

把信送给加西亚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勿被动服从，要主动开拓

拒绝平庸，选择卓越

成功是一种心态

让勤俭成为你的习惯

信中的故事

哈伯德商业信条

附录：A Message To Garcia

作者简介

[封面](#)

把信送给加西亚

主动性

世界会给你以厚报，既有金钱也有荣誉，只要你具备这样一种品质，那就是主动。

什么是主动？

让我告诉你：**主动就是不用别人告诉你，你就能出色地完成工作。**

次之，就是别人告诉了你一次，你就能去做。也就是说，把信送给加西亚。那些能够送信的人会得到很高的荣誉，但不一定总能得到相应的报偿。

再次之，就是这样一些人，别人告诉了他们两次，他们才会去做。这些人不会得到荣誉，报偿也很微薄。

更次之，就是有些人只有在形势所迫时才能把事情做好，他们得到的只是冷漠而不是荣誉，报偿更是微不足道了。这种人是在磨洋工。

最等而下之的就是这种人，即使有人追着他，告诉他怎么去做，并且盯着他做，他也不会把事情做好。这种人总是失业，遭到别人蔑视也是咎由自取。

——阿尔伯特·哈伯德

下一页

中文版序

我们可以选择卓越

这是一个张扬人性和私人权利的时代，不要服从、谋求自我实现天经地义。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个性解放、自我实现与主动性、敬业、忠诚决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他们以玩世不恭的姿态对待职责，对公司报以嘲讽，频繁跳槽，久之，可能就会堕落为老板稍加疏忽就偷懒懈怠的人。他们推诿塞责、固步自封、吊儿郎当，有这样员工的企业简直是灾难！而他们自己则空耗了年华，我想，无论是跳槽到哪家公司，结果不会两样——一事无成！

他们觉得在别人的企业中自己是在出卖劳动力，他们蔑视敬业精神，嘲讽忠诚，视之为老板盘剥、愚弄下属的伎俩，对能偷懒沾沾自喜，消极懒惰，自毁前程。他们最大的愚蠢就是不懂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行为法则——互惠的交换：投入才有回报；忠诚才有信任；主动才有创新。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必须在社会组织中奠基事业生涯，只要你还是公司的一员，就应当抛开任何借口，投入自己的忠诚和责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你把身心彻底融入公司，尽职尽责，处处为公司着想，对投资人承担风险的勇气报以钦佩，理解企业主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老板都会视你为公司的支柱。忠诚带来信任，你将被委以重任，获得梦寐以求的广阔舞台。

在这个“送信”的传奇故事中，那位名叫罗文的英雄接到麦金莱总统的任务——给加西亚将军送一封决定战争命运的信，他没有任何推诿，而是以其绝对的忠诚、责任感和创造奇迹的主动性完成了这件“不可能的任务”。他的事迹100多年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以主动性完成职责，无数的公司、机关、系统都曾人手一册，以期塑造自己团队的灵魂。“送信”早已成为一种象征，成为人们忠于职守、履行承诺、敬业、忠诚、主动和荣誉的象征。这个故事传达的理念影响力之大是不可想象的，足以超越任何理论说教，它不局限于个人、企业、机关和一个国家，甚至于贯穿了人类文明，正如本书令人敬仰的作者阿尔伯特·哈伯德所说：“文明，就是充满渴望地寻找这种人才的一个漫长的过

程。”

所有的组织，无论是企业、机关的管理者还是老板，看到这本书都会深有体会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到哪里能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因为，公司要想获得成功，其员工的主动性、责任感和忠诚都是至关重要的，那“送信的人”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公司栋梁之才。

下一页

英文版序

一本可怕的书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出版家阿尔伯特·哈伯德创作了一篇不朽的文章——《把信送给加西亚》。

1899年2月22日，恰逢华盛顿诞辰，哈伯德正在为出版三月份的《菲利士人》杂志作准备，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关于“如何促进那些懒惰的人改变旧习惯，使他们变得积极上进”的题材。一天的写作虽然很疲惫，但哈伯德却为这篇构思很合时宜的文章而感到欣慰。

文章的灵感来自于哈伯德与家人一起喝茶时一次小小的争论。当时，大家都认为美西战争的英雄是古巴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将军，但哈伯德的儿子却提出，真正的英雄是罗文，正是他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哈伯德马上意识到孩子是正确的！于是立即放下茶杯，仅用一个小时一挥而就了《把信送给加西亚》一文，想都没想就把它刊登在《菲利士人》杂志上。

不料，杂志很快脱销。跟着是大批加印杂志的订单：订购一打、订购50份、订购100份……美国新闻公司一次性订购1000份。哈伯德问助手：“这是因为哪篇文章？”“《把信送给加西亚》！”助手说。

第二天，哈伯德收到纽约中心铁路局乔治·丹尼尔的电报：“我要以小册子的形式订制10万册《把信送给加西亚》……”简直太可怕了，哈伯德当时的设备能力有限，这要花两年的时间才能印完，只好许可丹尼尔以他自己的方式印制这本小册子。最后，丹尼尔竟然发行了50万册！由此，200多家报纸杂志竞相转载，《把信送给加西亚》一夜成名。

就在丹尼尔发行这本小册子的同时，俄罗斯铁道部长西拉克夫亲王也在美国，恰巧由丹尼尔陪同。亲王在看到这本小册子后很感兴趣，立即令人将其译为俄文，发给俄罗斯铁路工人人手一册。

之后，《把信送给加西亚》经由俄罗斯传到德国、法国、西班牙、土耳其、印度

和中国。日俄战争期间，前线上的俄罗斯士兵每人一册，必须随身携带。日本人在俄战俘身上发现了它，于是，这本书被译成了日文。日本天皇下令：所有的日本政府官员、士兵乃至平民均须人手一册！

一百年后的今天，美国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新世纪的“罗文”。2000年6月21日，《圣彼得堡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讲述了布什家庭和这本书的不解之缘。当年布什在上作州长的第一天，就将这本书签名后送给了他的助手。“它悄悄地放在费兰克·布隆恩办公室的一张桌子上，布什在上面写了一句话：‘你是一个送信者。’”后来，布隆恩真的成为了布什政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几个月来，政府办公室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被要求阅读这本书，并且要在一张特定的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布什说：“我将这本书送给了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我正在寻找那些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并邀请他成为我们团队中的一员。正是这些无需他人监督就能主动完成任务的人改变了整个世界。”

布什在德克萨斯州竞选总统时，将此书送给了他24岁的儿子乔治·布里斯科特·布什。布什说，这是他给儿子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并不是一首战歌，但它却是激励人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浩然正气，它将雇员的贡献之道和成功之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哈伯德强调主动完成任务，切中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通常是员工的职业道德，而不是管理层的水平决定工作效率。

布什的外交官查斯汀·沙费说道：“我要求各部门的所有人员都要阅读这本书。‘不要被执行任务中出现的困难吓倒，勇敢而谨慎地完成任务’是我指导工作的一贯原则，我亦身体力行。所有的资深官员都须熟读这本书。”“有时候，我对我的官员说：‘我需要你去把信送给加西亚。’然后我就把任务交给他，而无需多言。”

肯·怀特律师曾经效力于布什家庭。在竞选期间，怀特将这本书推荐给了布什。怀特说：“我从来不允许抱怨工作，我的信条是：你得到一个任务，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它。当时，我向布什推荐这本书时，这位候选人说：‘我没兴

趣。’我说：‘请读一读，仅需要一杯咖啡的时间，这虽然不是新时代的东西，但它永远不过时。’再一次，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读过了这本书。正如我所预料的，他说：‘这本书太可怕了，它把一切都说了。’”

下一页

原出版者手记

阿尔伯特·哈伯德，纽约 Roycrofters 公司创始人。作为一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他毕生不懈地努力工作。不幸的是1915年，他乘坐的露西塔尼亚号轮船被德国水雷击中沉入海底，过早地结束了他辉煌的事业。

1856年，哈伯德出生在伊利诺州的布鲁明顿——后来因Roycrofters公司创办的高质量出版物而闻名于世。在经营公司的同时，阿尔伯特·哈伯德还创办了两本杂志：《菲利士人》和《兄弟》。实际上，他自己写了很多文章在这两份杂志上发表。哈伯德还花了不少时间致力于公众演讲，他在演讲台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与他在写作和出版上的成就相媲美。

《把信送给加西亚》一经问世就赢得了极高的赞誉，这出乎作者意料。

故事中的英雄，就是安德鲁·罗文，一个送信人。美西战争爆发时，罗文是年轻的美国陆军中尉。当时，美国总统麦金莱急需一个称职的特使去完成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军事情报局向总统推荐了安德鲁·罗文。

罗文中尉立即出发了——没有任何人随同前往。直到他秘密潜入古巴岛，那里的爱国者才给他派了几名当地的向导。几经冒险，或者用他自己谦虚而幽默的话来说，“只是遇到了一些障碍的困扰”，最后，终于把信送给了古巴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将军。

期间自然避免不了许多促使其成功的偶然因素，但是，个人的努力以及这位迫切希望完成任务的年轻中尉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成功的必然因素。美国陆军司令为了表彰他的努力，为他颁发了奖章，并给了他极高的赞誉：“罗文出色的成绩是军事战争史上最具冒险性和最勇敢的事迹。”

毫无疑问，并不是安德鲁·罗文中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是他崇高的品德，才使他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下一页

把信送给加西亚

天才，就是主动性的爆发。

——Holbrook Jackson

在一切有关古巴的事情中，有一个人常常从我记忆中冒出来，让我难以忘怀。

美西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必须立即与古巴的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取得联系。加西亚在古巴广阔的山脉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任何邮件或电报能够送到他手上。而美国总统麦金莱又必须尽快地得到他的合作。

怎么办呢？

有人对总统说：“如果有人能够找到加西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罗文。”

于是总统把罗文找来，交给他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如何拿了信，用油纸包装好、打封、放在胸口藏好；如何经过4天的船路到达古巴，再经过3个星期，徒步穿过这个危险的岛国，终于把那封信送给加西亚——这些细节都不是我想说的。我要强调的重点是：

美国总统把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罗文；而罗文接过信之后，并没有问：“他在什么地方？”

像罗文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塑造铜像，放在所有的大学里，以表彰他的精神。年轻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习来的知识，也不仅仅是他人的种种教诲，而是要塑就一种精神：忠于上级的托付，迅速地采取行动，全力以赴地完成任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加西亚将军已经不在人世，但现在还有其他的“加西亚”。没有人能够经营好这样的企业——在那里虽然有众多人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充满了许多碌碌无为的人，这些人要么没有能力，要么不情愿去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

工作上拖拖拉拉、漫不经心、三心二意似乎已成常态；没有人能够成功，除非威

逼诱惑地强迫他人帮忙；或者，请上帝大发慈悲创造奇迹，派一名天使相助。

你可以就此做个试验：

你正坐在办公室里——你可以随时给6名职员安排任务。你把其中任何一名叫过来，对他说：“请帮我查一查百科全书，把克里吉奥的生平做成一篇摘要。”

他会静静地说：“好的，先生。”

然后他会去执行吗？

我敢说他绝对不会，他会用死鱼般的眼睛盯着你，然后满脸疑惑地提出一个或数个问题：

他是谁呀？

哪套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放在哪儿？

这是我的工作吗？

为什么不叫乔治去做呢？

他死了吗？

急不急？

需不需要我拿书过来，你自己查？

你为什么要查他？

我敢以十比一的赌注跟你打赌，在你回答了他提出的所有问题，解释了怎样去查那些资料以及你为什么要查的理由之后，那个职员会走开，吩咐另一个职员去帮他“寻找加西亚”，然后回来告诉你，没有这样一个人。当然，我可能会输掉赌

注，但是根据平均概率法则，我不会输。

现在，如果你足够聪明，你就不必费神地对你的“助理”解释：克里吉奥编在什么类，而不是什么类。你会微笑着说：“没关系，”然后自己去查。

这种自主行动的无能，这种道德上的愚行，这种意志上的脆弱和惰性，就是未来社会被带到崩溃境地的根源。如果人们不能为了自己而自主行动，人们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为他人服务呢？

乍看起来，所有的公司都有许多可以委以任务的人选，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你刊登广告招聘一名速记员，应聘者中，十有八九不会拼也不会写，他们甚至认为这些都是无所谓。

这种人能够写出一封致加西亚的信吗？

“你看那个职员。”一家大工厂的主管对我说。

“我看到了，他怎么样？”

“他是个很好的会计，不过如果我让他去城里办个小差事，他可能会完成任务，但很可能在途中走进酒吧，而到了市区，他还可能根本忘记了他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这种人你能把给加西亚送信的任务交给他吗？

近来，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对“在苦力工厂工作的可怜人”和“那些为了寻找一份舒适的工作而频繁跳槽的人”表示同情，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到，那些年龄正在不断变老的雇主们白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去促使那些不求上进的懒虫们勤奋起来；也没有人提到，雇主们持久而耐心地期待那些当他一转身就投机取巧、敷衍了事的员工能够振奋起来。

在每家商店和工厂，都有一些常规性的整顿工作。雇主们经常送走那些不能对公司有所助益的员工，同时也接纳一些新的成员。不论有多忙，这种淘汰工作都要进行。只是当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不多的时候，整顿才会有明显的绩效——那

些不能胜任、没有才能的人，都被摒弃于公司大门之外，只有最能干的人，才会被留下来。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雇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只会保留那些最佳的职员——那些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但他没有独自经营企业的能力，并且对他人也没有丝毫的价值，因为他总是偏执地怀疑他的雇主在压榨他，或有压榨他的倾向。他没有能力指挥他人，也不愿意被他人指挥。如果你要他去“把信送给加西亚”，他的回答很可能是：“你自己去吧！”

当然，我知道像这种道德残缺的人比那些肢体残缺的人更不值得同情；但是，我们对那些用毕生精力去经营一个伟大企业的人应该予以同情：下班的铃声不能够停止他们的工作，他们因为努力维持那些漫不经心、拖拖拉拉、不知感激的员工的工作而白发日增。那些员工从来不愿想一想，如果没有雇主们付出的心血，他们是否将挨饿和无家可归？

我是否说太严重了？可能如此。但是，就算整个世界变成贫民窟之时，我也要为成功者说几句同情的话——他们承受巨大的压力，导引众人的力量，终于获得了成功；但他从成功中所得到了什么呢？除了食物和衣服，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曾经为了衣食而为他人工作，也曾经当过一些雇员的老板，我深知其中的甘甜苦乐。贫穷没有什么优越之处，也不值得赞美，衣衫褴褛更不值得骄傲；并非所有的雇主都是采取高压手段极力压榨员工，并且我敢说，大多数雇主都更富有美德。

我敬佩的是那些不论老板在还是不在都会坚持工作的人。当你交给他一封致加西亚的信时，他会迅速地接受任务，不会问任何愚蠢的问题，更不会随手把信扔到水坑里，而是全力以赴地把信送到。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被解雇，也永远不会为加薪而罢工。

文明，就是孜孜不倦地寻找这种人才的一段长久过程。

这样的人无论有什么愿望都能够得以实现。每个城市、乡镇、村庄，以及每个办公室、商店、工厂，都需要他参与其中。世界呼唤这种人才——非常需要并且急

需——这种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谁将把信送给加西亚？

阿尔伯特·哈伯德

[下一页](#)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John A. Hannah

••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林肯的自制精神；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控制他人的能力。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坦率、善良、机智、老练、聪明的外交和无限的耐心。

••但是为了大局，所有个人的考虑都不顾了。当然，被提升的人应该掌握着真理，这是必要的，而且林肯平心静气地通知他这件事；当然，这种方式还避免了胡克夸大其辞的攻击。

华盛顿总统官邸

1863年1月26日

胡克少将：

我委任你为波托马克军司令。当然，我这样做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但是你最好也应该知道，在有些事情上我对你并不太满意。

我相信你是一名勇敢善战的军人，对于这样的人，我当然喜欢了。

我还相信你不会将政治和你的职业相混淆。在你的职业方面，你是正确的。

你很自信。这即使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品质，至少也是一个珍贵的品质。

你有着雄心壮志。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但是，我认为，在伯恩赛德将军指挥期间，你保守着自己的雄心，并且极力阻挠他。你这样做，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一个最优秀可敬的将领，你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你最近说，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都需要一个独裁者。我相信这种传言是真的。当然，我授权于你，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尽管有这件事。只有那些建功立业的将军才能建立独裁。现在，我要求你的是军事上的成功，我将为此而面临独裁的危险。政府将全力支持你，对于所有的将军，它都一视同仁，也不会另眼看待你。你对司令官横加指责，心存疑虑，你助长的这种风气将会毁了你。我将协助你压倒这种风气。如果任其蔓延，别说是你，就是拿破仑再世，也无能为力。现在，戒骄戒躁，勇往直前，去争取胜利。

你真诚的朋友亚伯拉罕·林肯

这封信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它暗示了一种在组织中潜滋暗长的恶习，那就是，对于位居我们之上的人加以冷嘲热讽、吹毛求疵、批评抱怨的习惯。

任何一个人，想当个人物，想做点事，肯定会受到批评、侮辱和误解。这是必经的磨难，每一位伟人都懂得这一点；他们还懂得，伟大是无从证明的。最后的证明在于能够含垢忍辱，无怨无悔。林肯没有忌恨胡克对他的批评，他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过我们还是看他是如何提醒胡克这样一个事实的吧：胡克将因自己的做法而自食其果！“如果任其蔓延，别说是你，就是拿破仑再世，也无能为力。”胡克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耶鲁大学的学生。他要回家度假。我肯定，他不能代表真正的耶鲁精神，因为他对学校的规章制度，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哈德里校长也成为他批评的对象，他向我摆了一大堆理由、事实、材料，还附带着时间和地点，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很快，我就看到出现麻烦了，不是耶鲁有了麻烦，而那个学生。他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耿耿于怀，他终于做得太离谱了，失去了在耶鲁大学学习的资格。我想，耶鲁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哈德里校长和其他的耶鲁人都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耶鲁有着某些优势，而且它也依赖这些学生，不管他们是否利用了这些优势。

如果你是一所大学的学生，那就抓住那些现有的好处。你给予它容忍，你就得到益处。你对它的制度给予同情和忠诚，你就会得到报偿。为它而骄傲吧。站在老师们一边，他们就会尽力而为。如果一个地方不好，那么你平时就尽力而为，给别人树立榜样，让它变得好起来。做自己份内之事。

如果问题出在公司一方，老板性情乖戾，那么你最好就去找他，诚恳地、平静地、温和地告诉他：他是一个性情乖戾的人；向他说明，他的政策是荒谬的。然后，让他知道改进的方式，你还可以把这些问题揽过来，悄悄地清除它们。

或者去做，或者不做，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全身退出，要么全力以赴。你只能做出一种选择。

如果你为一个人工作，那就以上帝的名义去为他工作。

如果他的的报酬足以让你挣饭吃，那就尽心为他工作，为他着想，支持他，支持他所代表的机构。

我想，如果我为一个人工作，我就为他工作。我不能对他三心二意，不能阳奉阴违。我不是全心全意，就是干脆不干。

严格说来，一丁点的忠诚抵得上一大堆的智慧。

如果你非要辱骂、诅咒和没完没了地贬损不可，那么你为什么辞职呢？当你身处局外时，你可以尽情发泄。但是，我请求你，身在其中时，不要诅咒它。当你贬损它时，你身置其中，那么你也是在贬损自己。

不仅如此，你还是在松懈把自己与这个机构联系起来的纽带。树大招风，当有一天你被连根拔起，无所依附时，你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封解雇信上只会说：“合同到期了，很抱歉，我们没有足够的职位”，等等。

你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失业的人。跟他们聊一聊，你就会发现，他们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愤愤不平。那是他们性格上的缺陷给他们造成的麻烦。他们自毁前程、自食其果。他们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无所作为。所有的雇主都在寻找能够助他一臂之力的人，他却在冷眼旁观。对于那些无所作为的人，碍手碍脚的人，让其趁早离开，这是商业上的规矩；基于自然的法则，奖赏只能属于那些得力的人。为了能得到提携，你必须具有同情之心。

只要你叽叽喳喳、说三道四、指桑骂槐、阳奉阴违，说老板是一个性情乖戾的人，他的事业就要完蛋了，那么你对他毫无帮助。你没必要以不满来威胁他，没必要将忌恨升级为冲突，但是你正在步入险境，将很快被淘汰出局。

当你告诉别人说你的老板是一个性情乖戾的人，那么你就暴露了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你告诉别人说机构的政策“不可救药”，那么显然你也是这样。

尽管有着缺点，但是胡克还是得到了晋升。但很有可能是，你的雇主没有林肯那

样宽厚。但即使林肯也不能永远保护胡克，胡克作战不利，林肯也就不得不另请高明。终有一天，胡克为一个高明的人所取代。这个人从不批评任何人，从不报怨任何人；这个高明的人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恰到好处；他做着自己的份内之事，以忠诚、信任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做着常人不可能做的事情。

让我们做自己的份内之事吧，尽全力而为之。

阿尔伯特·哈伯德

[下一页](#)

不要被动服从，而要主动开拓

••主动，就是不用别人说就会出色地完成任务。

——Irving Mack

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在十几岁时和大学期间做过许多有趣的工作。我修理过自行车（我被解雇了），我挨家挨户卖过词典。有一年，我整整一个夏天都在为一个选美比赛收集那些订出去而未收上款来的票，那是一些中个人在甜言蜜语的竞争者劝说下订下的，但是他们根本无意去观看。我还做过数学课的家教、书店收银员、商店出纳员和夏令营童子军顾问。为了读完大学，我还打扫过院子，整理过房间和船舱。

这些工作大部分都低俗不堪，我一度认为它们都是下贱而收入不高的工作。

后来，我知道自己错了。这些工作潜移默化地给予我珍贵的教诲和机会，不管在什么样的工作中，也不管在哪个档次上，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

就拿我在商店的工作来说吧。我觉得我是一个好雇员，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主要就是记录顾客的购物款。

然而，有一天，当我正和一个同事闲聊时，地区经理走进门来。他环顾四周，然后示意我跟他走。他一句话也不说，开始整理已经订出的商品。然后，他走到食物区，清理柜台，把购物车清空。

我惊奇地看着这一切，逐渐醒悟过来：他也想让我做这些事！我之所以惊诧万分，不是因为这是一些新任务，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我要一直这样做下去。

可是，从前没有人告诉我要做这些事啊！即使是现在，谁也没有说过。

那时，我学到了终生受益的经验。它不仅使我成为一名更优秀的雇员，还让我从每一项工作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这个教益就是我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我要更上一层楼，对自己的行为切实负

起责来。总之：

不仅仅是别人告诉我要去做的事。

一旦获得这个教益，我以前认为低俗的工作开始有意思起来。我越是专注于我的工作，我学到的东西和完成的东西也就越多。

我离开那家商店去大学，但是这种经验对我人生和事业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学业变得有趣了，兼职和实习成为探索未来发展的机会。

当我成为经理或者执行官时，我总是努力发现需要做的事。事实上，在各种各样的工作中，我都可以发现超过他人的机会——不仅让我的雇主与众不同，也让我自己出人头地。

我的结论就是，每一位雇员在每一项工作中都要倾听和相信这一点：你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好转起来，就从今天开始，就从你现在的工作做起，而不必等到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你找到理想的工作再去行动。

阿尔伯特·哈伯德

[下一页](#)

拒绝平庸，选择卓越

●●如果说，生命力使人们前途光明，团体使人们宽容，脚踏实地使人们现实，那么深厚的忠诚感就会使人生正直而有意义。

●●——Harry Hunt Ransom

一百多年前，一篇用以补白的小文章放进了杂志里得以出版，这篇看似不经意的文章却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为什么一篇描述美国军队中的一名战士的文章竟会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为什么《把信送给加西亚》竟会被译成全球几乎所有的语种，并且发行量能够高达上亿册，这篇文章究竟价值何在，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造就如此巨大的轰动？

神来之笔

1899年，阿尔伯特·哈伯德在自己创办的《菲利士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文章的起因，源于哈伯德与家人喝茶时有关美西战争的一次讨论。在美西战争中，每一个人都对古巴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将军赞不绝口，称赞他在战役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哈伯德的儿子波特语出惊人：“在我的脑海里，罗文上校才是战争中真正的英雄，而不是加西亚将军。正是罗文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儿子的观点打动了哈伯德心弦，于是哈伯德一挥而就写下了这篇名叫《把信送给加西亚》的文章。

发表后，他也并不怎么关注这篇文章，直到他的公司接到了重印杂志的一个又一个的订单。越来越多的订单使得杂志迅速走红，繁重的任务几乎使公司陷于忙乱之中。

面对如此巨大的订单，哈伯德迷惑不解。他问人们，为什么会这一期杂志如此青睐呢？他惊讶地发现：正是那篇用以补白的小文章。“订购10万份！”“订购50万份！”“订购100万份！”最后，哈伯德不得不将印刷业务外包，因为公司的印刷能力几乎瘫痪。

罗文究竟做了什么

为什么故事中罗文——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会引起如此多的人的兴趣呢？原因在于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像罗文这样的人，寻找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在1895年，古巴，一个小岛国家正在为从西班牙的统治中争取自由而努力。

西班牙的军队占领了小岛，野蛮地奴役着人民。古巴人民奋不顾身地追求着自由。美国密切关注着古巴的形势，不仅仅是因为古巴在地理位置上临近美国，而且是因为美国在古巴的投资。到了1897年，古巴形势恶化到了极点，导火索源于古巴民族主义者和西班牙士兵在哈瓦那街的冲突。麦金莱总统派遣了一艘“玛恩”号军舰作为美国存在的标志。军舰驻扎在哈瓦那海湾，鲜明地向西班牙表示美国政府会尽力保护美国在古巴的利益。“玛恩”号军舰主要是发挥着威吓的作用，并没有想真正采取对西班牙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1898年2月15日，这艘驻扎在哈瓦那海湾的军舰竟被西班牙击沉，并且事发地点离美国的海岸线不到100英里。麦金莱总统向西班牙发出了“从古巴离开”的通牒。

同年4月，美国正式向西班牙宣战。最终这场战争不仅仅使古巴获得了自由，也使菲律宾获得了自由。就在宣战前夕，美国总统会见美国军事情报局局长瓦格纳时说：“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和古巴起义军的合作是美国赢得这场战争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与古巴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将军的联络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加西亚将军在古巴小岛的某个地方为着独立自由而不屈奋斗。他是一个被西班牙军队恨之入骨的人，因此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地址。面对总统的问题，瓦格纳局长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一个人选，就是罗文上校。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罗文。”一个小时之后，瓦格纳局长召见了罗文，说：“你必须把信送给加西亚，在古巴东部的某个地方你能够找到他。你必须自主计划行动。这个任务是你的，你必须独自完成。”瓦格纳局长握了握罗文的手，再次重申：“把信送给加西亚。”罗文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出发去寻找加西亚。

罗文出色地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并从加西亚那里给麦金莱总统带回了宝贵的情报。当罗文面对那封写给加西亚的信时，没有问任何问题，没有问：“他在哪儿？”“他长的什么模样？”“如何与他联系？”“如何才能到达那儿？”他只是接受了命令而且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们当中有没有罗文？有不对上司提出任何疑问就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吗？有不需要雇主监督就能完成自己工作的人吗？如果没有那老板就只有事必躬亲了。

有那种接受任务之后，他会回来向你说：“那项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还有需要我做的吗？”的人吗？

我到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呢？

罗文在哪里呢？

我能够找到一个像罗文这样的人吗？

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

可能有一些，但十分罕见。

但到底怎么样的人才是罗文呢？我可以说，现在可能就有一些罗文正在读这篇文章。他们是那样的人，一种异常优秀的人。异常意味着超越平常。他们不仅会做别人要求他们做的，而往往能够超乎人们的期望，不断追求卓越，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100多年前写就的文章就像是今日之笔。100多年来人们并没有多少改变，难道不是吗？当我每一次交付任务的时候，人们总是要问我一大堆的问题。这时候，我总是立即对自己说：“这个可怜的人不能把信送给加西亚。”

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十分稀少。因为大多数人满足于平庸，对此我难以理解，可以说是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安于平庸。成功是因为你一定要成功；走向成功是因为你选择了不让生活选择你的选择。每个人都要自己选择。你可以选择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种追求完美的生活。

选择完美

我想起了我在《马太福音》里的一个发现。

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跋涉途中感到饥渴劳累。耶稣发现了一棵无花果树，长得漂亮但没有果实，耶稣因为它没有果实而诅咒了它。第二天，当他们再次路过这棵树时，门徒发现这棵树已经枯死了。

最近当我重读这个故事时，我注意到了一些我以前忽略的地方。故事说这棵树不结果实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很显然，我的困惑就是：“上帝啊！如此严厉的惩罚，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那棵树在那个时候不结果实是很正常的。

当晚的凌晨两点，我从睡梦中醒来，因为我听见上帝在说话。他说：“如果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来临，那么人们就不会记得我了。”

是呀！上帝不希望我们只做那些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要只做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他希望我们做一些超越平凡和舒适生活的事。一切顺其自然是平庸的想法，平庸是上帝最不希望看见的结果。耶稣借那棵无花果树来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他希望那棵树终年结果实并且是甜美的果实，同样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为什么能够选择更好的时候，我们却部是选择了平庸呢？为什么你恨不得一年之外再多出几天，但却不好好地利用这一年的365天？为什么我们总是做一些别人做过的事情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拒绝平

庸，选择完美？

如果冠军总是选择顺其自然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赢得奥林匹克竞赛，他必须是超越已有的记录才能把金牌拿在手上。

我厌倦了平庸。正如哈伯德在《把信送给加西亚》这篇文章中所说的。

不要总说别人对你的期望比你对自己的期望值高。如果别人能够在工作中挑剔出错误来的话，那些正是你不够完美的地方，你就不需要去寻找借口，坦然承认我还不够完美。千万不要捍卫自己的缺陷，更不要藉此而故步不前。当我们可以选择完美时，为什么要选择平庸呢？人们常常认为是他们的本性如此，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他们可能会说：“我野心没有你那么大，我的天性不是那么野心勃勃，我们性格不同。”

我对他们的回答是，这与天性无关，你可以改变，事实上，这就是一个有关选择的问题。你可以选择卓越，为此先做一个去改变的决定吧！

在《圣经》中就有这样一个以完美为主题的故事。《马太福音》中说道：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各人的才干分配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个领了五千银子的人随即拿钱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起来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结算。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交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交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要强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原来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回来的时候，也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于是主人夺过他这一千来，交给那二千和五千的。他们有生产的就会更多，那没生产的话就会拿走。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这个可怜的仆人认为自己没丢失主人给的一个钱，主人就会赞赏他。因为在他看来，尽管没有使钱增值，但也没有使钱丢失，就算完成任务了。然而他的主人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希望他的仆人能够优秀一些，而不是让他的仆人顺其自然。他想让他们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其中有两个仆人做到了——他们使他们的钱增值了，而那个愚蠢的仆人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作为。

在我的一生中，我遇见的很多人都拥有这种心态：“我仅仅做一些我愿意做的事，我从不追求做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你怎么去处理上天赋予自己的一切？你怎么能甘于平庸呢？难道你想要和那个愚蠢的仆人一样思考吗？

沃那·冯·布恩，美国国家宇航局太空研究和发展中心阿波罗IV项目的技术总监说：“萨顿V（用以推动大太空船发射的火箭）有5,600,000个部件，如果我们技术上有99%的可靠性，那么就可能有5,600个不可靠的有缺陷的部件。然而，在阿波罗IV发射的试验阶段，我们只有两个部件发现异常，这说明，可靠性达到了99.999%。”平均每个汽车拥有13,000个部件，如果能够达到与萨顿V一样的可靠性的话，那么汽车第一次出现异常情况将发现在100年以后。

为什么，我们的汽车不能够达到与萨顿V一样的精确程度呢？因为美国国家宇航局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比汽车工业更高的标准。我们必须向美国国家宇航局学习。

上天希望我们追求完美——让我们自己制定一个高于他人制定的标准。

我能把信送给加西亚吗

我们每个人应该扪心自问：“我是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吗？如果我仅仅知道他在古巴的丛林中，我能够找到他吗？如果我不认识他，也不知他在哪里，我能把信送给他吗？”只要你明白，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用心追求目标，你就一定能成功。

现在我们都善于寻找借口：为什么不能做期望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把我们份内的工作做得更完美？诸如此类，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借口。

而如果是罗文，他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做到！下定决心，做一个高标准的选择。可能事情会拖累我们，可能我们在过程中会深陷困境。有时候，我发现自己落入了沼泽地，我不得不匍匐前进，有时候处境都令人绝望。但是，只要我还能够往前迈出一步，我就不会放弃，绝不会屈服。逃避不是我的选择。我会在完成任务中，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追求完美。即使跌倒，我也会再爬起来，抖落尘土，继续努力，直到成功！

上天，请赐予我们像罗文一样的人吧！

那些不需要他人帮助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出差错的；那些不需要他人合作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很难如愿以偿。

如果有人让我给加西亚送信，我想我能够做到。这并不是自大，这是自信。我只知道如果你交给我一封信并且说“把它送给加西亚”，我就一定

会送到。同样，你也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做到最好！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成功，千万不要相信它。对这样一些话，你都不要放在心上，因为只有你自己能够决定你的成功。选择在于你！

选定目标，做出决策，然后采取行动，坚持下去，成功就不言而喻。成功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你会在生活和工作中追求卓越吗？

把信送给加西亚，你准备好了吗？

我的办公室里悬挂着这样一块铭匾，上面写着：

卓越就是比别人更为执着；

卓越就是比别人更敢于冒险；

卓越就是比别人更富于梦想；

卓越就是比别人有更高的期望！

选择过一种完美的生活，追求目标，做自己想做的梦，人人定能成功。

把信送给加西亚！

迈克·戈尔曼

下一页

成功是一种心态

专注于目标，清楚地认识它，紧紧地盯住它。

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达到目标的充分知识。

身体顶呱呱。

干劲！抱着初恋般的热情去追求目标。

运用头脑，发挥聪明才智，去克服困难。

坚韧不拔。

信念的指引，与理想的沟通。

以正直、忠诚、足智多谋和自我牺牲精神，去投身于一项神圣的事业。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事实在是太少见了。今天，我们就需要拥有这些品质的人——那些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那是1898年，就在美西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军事情报局想与古巴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阿瑟·瓦格纳上校召见了西点军校毕业生、第九步兵团的安德鲁·罗文中尉，他口头传达了命令。罗文的任务是：找到加西亚，了解起义部队的兵力、所需供给、加西亚的作战计划、军队的士气以及他是否能与美国军队合作。

危险的使命

罗文乘船到了牙买加的金斯顿，与流亡中的古巴爱国者建立了秘密的联系。从那里，他又乘渔船到了古巴。一艘西班牙的巡逻艇拦住了去路，检查他们的船只，但是罗文巧妙地躲藏起来，逃过了检查。

在奥连特港附近的一个偏僻地方，古巴向导正迎候着罗文。以后的6天里，他们艰难地穿行于热气蒸腾的丛林里，热气炙烤，蚊虫叮咬、积水的恶臭和穿梭不断的西班牙巡逻队，让他们苦不堪言。排除千难万险，罗文终于见到了加西亚，了解到他们急需枪支弹药，也渴望得到美国人的帮助。

休息了不到6个小时，罗文和几个伙伴又钻进密林之中，向北海岸行进。他们只能在夜间赶路，以逃避蜂拥而至的西班牙巡逻队的搜索。他们乘坐一只三人小帆船从岸上出发，途中有几次险些就被西班牙巡逻舰撞上，还遭遇了一场大风暴，最后终于在巴哈马的拿骚登陆了。

罗文的冒险历程在美国的报纸上被广泛报道。由于在执行危险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和勇气，他被晋升为上尉。24年之后，美国仍然铭记着他的勇敢，并授予他十字勋章。

“一封送给加西亚的信”

与此同时，在1899年，罗文的事迹震惊了哲学家阿尔伯特·哈伯德，于是后者就写了一篇文章——《把信送给加西亚》，赞扬他的英雄主义、勇敢、事业心、足智多谋和忠诚。这篇文章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日俄战争期间，这本小册子俄国士兵人手一册。当日本军队在俘虏的俄国军人身上发现了这本小册子时，他们就令人将它译成自己的语言。在不到16年的时间里，《把信送给加西亚》总印数就超过了4000万册。它几乎被译成所有的语种。

为什么哈伯德的文章影响如此巨大呢？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罗文的英雄事迹攫取了人们的心灵，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他接受了艰巨的任务，并在极端艰难的困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它。

罗文从来没有问：“谁是加西亚？”“他在哪儿？”“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为什么要让我去？”“为什么别人不能去？”“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罗文只是接受了任务——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阿尔伯特·哈伯德，这位“东奥罗拉的智者”，在文章中做出结论说：“文明就是孜孜不倦地寻求这种人才的一段历程。这种人的所有要求都会得到满足——世界强烈地需要这种人，那个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太需要，太需要了。”

求贤若渴的时代

在今天，这种人实在太少了。世界需要这样的人：忠诚、机智、认真负责、充满活力、足智多谋、坚持不懈和勤奋进取。

在我们这样一个各顾各的、索然无味的社会，工作上拖拖拉拉，生意上狡诈多疑，人们推来挤去“往前奔”，这都是衰败的征兆，像罗文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品质越来越罕见了。

罗文甘愿冒生命危险去完成一项艰险的任务，不计荣誉、奖赏和回报。他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历尽千难万险。

你呢？你是不是在努力效仿呢？你真是在竭尽全力献身于事业吗？

怎样成功

罗文遵循了几条成功定律。第一条成功定律就是专注于目标，清楚地认识它，紧紧地盯住它。他怀抱一个目标，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希望就在面前，他总是紧紧盯着它，不让它模糊不清。

当你专注于事业的王国时，当你完成通向成功之路上的每一件工作时，你是多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啊：被灯红酒绿所诱惑，抑或因侮辱而气馁？众口铄金，抑或横遭不公？

罗文是受过教育的，并成长为一名军官。他知道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人，他知道自己的工作。这是他的第二条成功定律，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拥有达到目标的充分知识。

当然，他的身体也是顶呱呱的，这是一条常常为人忽视的但相当重要的成功定律，就是要充分协调好自己的体能，以便全力以赴，奔向目标。

安德鲁·罗文还有另一种素质，决定了他的成功，那就是干劲！他渴望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对目标抱着初恋般的热情。他百折不挠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不计荣辱。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

他不允许任何绊脚石阻挡自己的道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你愿意像罗文那样，负重前行，去为事业而奋斗吗？

他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丛林密布、山峦险峻、蛇毒水臭、蚊虫凶猛、敌军穿梭，他都无所畏惧。整整三个星期，他在密林中辗转前行，以一双脚穿越了险恶之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你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取得成功了吗？没有。作为成功的第五条定律就是：运用头脑，发挥聪明才智，去克服困难。罗文用他的才智做了什么？他巧妙地躲避了危险，敏捷地抓住了机遇。但是他有一道仅凭才智过不去的坎，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这些压力和坎坷并不挑战你的头脑，而是挑战你的意志，挑战你的勇气。

这样的人太多了，当困难重重时，他们就“畏缩不前”，手足无措。当横生意外时，许多人就“退缩”，还说什么“我不能对付这种事！”他们声嘶力竭地大叫：“你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呀。我已经尽力了——我不干了！”当这种事发生时，你是否有这种反应呢？

罗文还有着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是第六条成功定律。他坚持不懈，直到大功告成。他有自己的个性。他知道，“行而受阻，阻则难行。”他从不放弃，置生死于度外。即使精疲力竭，他仍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

你展现了多少这样的坚韧呢？当思想斗争激烈时，当世界鞭挞着你，当功败垂成时，你是否就后退，放弃，痛哭流涕地大喊“我完了，没希望了，我退出吧”？

当然，罗文并不完全明白第七条成功定律，那就是，信念的指引与理想的沟通，有了它，你心灵坦坦荡荡，充满着自豪。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就在你心中，在每一次尝试和每一次阻碍之中，它都会赐你以援助之手。

精神战士

“阳光爱国者”和“晴天里的水手”一抓一大把。当时运昌盛、手到擒来时，谁都愿意跃跃欲试。但是，事业期望人们做得更多，他召唤我们，成为强大的精神战士，拥有精神勇气。

使徒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中写道：“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好战士，你要经受苦难。”

作一名好战士就是遵守命令。当一名战士冲锋在前或搜索敌人的碉堡时，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不是晋升……而仅仅是如何执行任务。

作为一名精神战士，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态度。我们达到精神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奋力拼搏，而不是抱头鼠窜，充当敌人的活靶子。

战士们并肩作战。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团队的一分子，谁也不能各行其是。如果有人冲锋而有人在逃跑，那么这样的军队还会有战斗力吗？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一名冲锋在前的真正战士，为公司和自己的事业而奋斗，那么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斤斤计较，不会野心勃勃，沽名钓誉，不会计较个人享乐的有无和财富的多寡。

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不能做一个胆怯、无精打采、“倦怠”的士兵。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向我们的精神目标进发。

我们还可以将为事业奋斗比作竞技比赛，你必须与对手拼死一战。为了战胜这些对手，你必须排除一切障碍，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进攻。不要长敌人的士气，灭自己的威风。你必须以全副身心去抵挡内心的恐惧和懒惰，给它们以痛击。

在我们这个悠闲、懒散和舒适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只是考虑自己，患得患失。如果我们不高度警惕，即使我们身为圣徒，也会遭受世俗态度的浸染。

有些人面对战斗而倦怠。他们或许起初要把信送给加西亚，但是很快就半途而

废了，他们厌倦了战斗。即使久经战斗的士兵也会倦怠和放弃。因为不具备忠诚战士的这种自律，许多人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根本成不了胜利者和征服者。

把信送给加西亚

在这篇畅销的文章中，哈伯德写道：“年轻人所需要的不只是学习书本知识，也不只是聆听他人的种种指导，而是更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对上级的托付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封信。我们的信来自理想。我们肩负使命，去得到这封信，将成功的福音，变成眼前的现实。

如果有敬业精神，甘愿并且有能力为此而行动，如果能把信送给加西亚，那么这种人必定是我们！

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人，就是把自己全副身心献给理想的人。这些人也能忍受苦难，直到最后。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迟早会半途而废，成为精神上的“牺牲品”。

当罗文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时，他表现出了坚强和忠诚的品格。在把理想的福音变成现实时，我们又表现了多少忠诚、守信、可靠、献身、决心和机智呢？

你是一名战士吗？

通过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你就可以成为一名精神战士——一名好战士了。你可以排除障碍，将敌人打败，克服人性的弱点。

所有的人都有弱点。人们远非完美，他们有着罪恶，他们没有勇气，他们会犯错误，有时他们的态度不端正，他们会抱怨，会反叛，畏缩退避，恼羞成怒。

人永远为某个或某些目的而不懈追求。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某个任务，某个理想，某个使命召唤着你。

你是否想把信送给加西亚？

不要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乔治不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很急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做追求完美的人吧。做一个机智、有事业心、有勇气的战士吧。

把信送给加西亚！

威廉·坦肯宾

[下一页](#)

让勤俭成为你的习惯

我相信，勤俭是体面生活的基础，俭省是良好金融结构的首要因素，无论是在政府、商业和个人事务中都是如此。

——John.Rodkefeller,Jr.

勤俭是一种习惯。习惯是一种你有意无意去做的事情。我们被我们的习惯所控制。当习惯还不成熟时，它们就像幼狮，像柔软的、毛绒绒的、可爱的、嬉戏的小动物。它们一天一天地长大，终于控制了你。

选择让习惯来控制你。勤俭就是令你多挣少花的习惯，你应该慎重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勤俭的人，那么你就会快乐。当你挣到的多于你花费的，当你生产的多于你消费的，你的生活就是一种成功，你就会充满勇气、活力、雄心和善意。世界是美丽的，因为世界是人所看待的世界，当你自己满意时，世界也会让你满意。

勤俭的习惯证明你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躯体，你是自己灵魂的向导。你能够照顾自己，并能竭尽全力生产剩余产品。

这样，你不仅能够照顾自己，你还能照顾别人。你可以养活妻儿老小，可以救助老弱和不幸的人。这就是生活。

如果一个人不能养活自己，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不配做人。如果一个人不能谋生，那么他比野人也就强不到哪儿去。

“所有的财富都来自耕耘”，亚当·斯密这样写道。他曾以勤俭为题，写过一本很有趣的书。《国富论》就在《独立宣言》签署的同一年出版。巴克尔说它是一本最伟大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说法：“所有的财富都来自耕耘。”现在我们说：“所有的财富都来自辛勤的耕耘。”也可以让我们这样说：“所有的财富都来自爱的耕耘。”成功的劳动就是爱的劳动。

爱的劳动和勤俭是手拉手的。一个人不会勤俭就是环境的奴隶。命运告诉我们说：“这样做吧，不然就挨饿。”如果你没有剩余，那么你就是机会的玩物、环境的人质、他人的奴隶、风中的飘叶。

剩余给予你指挥的权力，但是它更会给你以内心的自省，使你懂得自己是一个完满自足的人。

因此，养成这种勤俭的习惯吧，越早越好。无论你有多大，也无论你活过了多少岁月，你都可以从今天就开始节省东西，从你挣得的钱财中节省，无论节省得多么少，也要节省。

在一条繁忙的路边，有一座乡村学校，那是一座典型的红色校舍。

教师是一个驼背。一次，他写道：“我对科学一无所知。我只是喜欢我的孩子们，我们共同学习，共同工作。”于是，在学校一旁，在一个暑假，就有了一个学校花园。在那里，每个孩子都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花圃或菜园。

学生们种植自己想种的东西。他们有时挖开土地，看一看种子长得怎么样了，给它浇水、锄草，看着它从地面上破土而出，接受和煦的阳光。他们看着它逐渐长大，变成一株美丽的植物，开花结果。

于是，在这个花园里，孩子们收获了玉米、马铃薯、向日葵、万寿菊、美洲石竹、紫罗兰。通过这种户外的劳动，而不是整天玩耍，孩子们学会了节省时间，因为合理地利用时间，再配合以爱和劳动，就会生产财富以及所有生活和富裕必需的东西。

在我上一次去那座小小的红色校舍时，教师又做了一些改革。他们建立了储蓄银行，还建立了银行账簿，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把一分、五分的钱存起来。

这就是经济学课程。经济学只不过就是关于商业的科学，而商业就是关于人类服务的科学。

有一天，商业将被看作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因为它包括谋生的科学。而那个小驼背教师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于是他就教给孩子们以节省的科学。这样，勤俭的确成为这些孩子们的习惯。

勤俭与其他许多美好的习惯相伴而生。勤俭意味着勤奋。当然，勤俭还是经济，而经济就是认真地对待事物，并合理地使用它们。你没有浪费任何东西，你节省了它了，认真对待它了，储存它了。在乡村，当我们收获了很多苹果，地窖里储存不下时，我们就把它们剥了皮，切成片，在太阳底下晒干或用炉子烘干，然后孩子们用针线把它们穿起来，我们再将它们悬挂在顶楼的干燥处，这样我们就可以随吃随拿了。乡村的孩子们用这种方式储存很多苹果，卖掉之后就可以买衣服、书籍、留声机、滑冰鞋和鞋子。

在一个村镇上，有一家工厂，那里雇佣着250名工人，每个工人都有一个储存账号。

这样，这家工厂就有点像那座小小的红色校舍。在那个学校里，那个小驼背教师自己没有孩子，但是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他像父亲一样，像大哥一样。

应该及早地教给孩子们以节省的习惯。这些孩子们将健康地成长，他们将变得强大、有勇气、乐于助人、有毅力，有几个还将成为大人物，在各行各业担当起重

任。

另外，勤俭的人还有着健康的身体。勤俭意味着你不能过量饮食，你至少睡八小时，你早起早睡。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好：“时间就是金钱。”当合理使用时，时间的确是金钱。

勤俭的习惯将使你耳聪目明、胃口良好、肌肉强壮。薪水微薄的人与出租车无缘，把它们留给上年纪的人吧，他们乘公交车不方便；或者把它们留给那些腰包鼓鼓、衣冠楚楚的人吧，他们总担心把衣服弄脏。

年轻人尤其应该勤俭，时刻牢记这一点：我们需要多少就拿多少。为勤俭而少吃一顿饭，或穿得破破烂烂，那是愚蠢的。拥有你所需要的。不要买你不需要的东西。

但是，轻装出行也是一种快乐。良好的感觉可以消除多余的浮饰。老沃尔特·惠特曼说过：“这样，我就不会为任何事情抱怨了。在家里我已经抱怨够了，我将精力充沛地去远行。”

能走、能跑有多好，能够自己打点行装而无奴仆之累有多好，吃得勤俭、睡得香甜、深深地呼吸、推己及人有多好。

任何事情都有附带价值，勤俭也不例外。除了能节省钱财之外，它还会帮助你增强人格的力量。你是在挖战壕，筑堡垒，备弹药，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贫困、疾病、忧郁、不信任、嫉妒和头脑不清。

据我们所知，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勤俭的伟大榜样。他论勤俭比别人多，也比别人好。从12岁起，他就开始学会勤俭了，一生都在实践和论述勤俭。

他是当时最富有的人，不仅有钱，而且有着健康的身体、清醒的头脑、良好的举止以及感人的魅力。他花钱的方式很独特。他创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建了美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组织了保险公司，差一点就“接住”了闪电，发明了眼镜，制作了第一个烤炉，远赴法国借到了华盛顿用于独立战争的资金。他的力量和卓越的基础就在于他很早就懂得了勤俭。

据我们所知，莎士比亚是最懂得勤俭的作家。他不仅节省钱财，还节省思想，用最少的思想表达最丰富的含义。他写下自己的思想，科学表达它们。当他作为一个商人，毫不顾及自己时，他为我们树立了最伟大作家的习惯。

思想上的勤俭会让你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每天坚持写一点东西，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我们就是在行动中成长起来的。

莎士比亚说过：“勤俭吧，贺瑞斯，勤俭吧！”这就是说，年轻人贺瑞斯应该首先学会勤俭，然后好事就会纷至沓来。

及早就学会勤俭的孩子将变得强大。勤俭吧！勤俭是所有美德的基础。量入为

出，你就会快乐起来。

勤俭吧！

阿尔伯特·哈伯德

[下一页](#)

信中的故事

国家或信条的力量在于，它在人民心底唤起的真正忠诚感。——Louis C.Gerstein

正是阿尔伯特·哈伯德的名篇《把信送给加西亚》使罗文上校成为了流芳千古的英雄。

“让我们从这本书中汲取进取心，为人生的追求注入活力，无论是为了国家还是我们自己，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总统授命

美国与西班牙已处于战争的边缘，美国总统麦金莱急需相关情报，因为他很明白，取胜的关键在于同古巴的起义军协同作战，这就必须了解：在古巴岛上西班牙的兵力有多少，他们的战斗力、士气如何，当然还有他们的指挥官的脾性。另外，春夏秋冬时古巴的路况，西班牙军、起义军甚至整个国家的医疗状况，双方的装备以及在美军动员集结期间古巴起义部队要想困住敌人需要些什么援助。

美国急需与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

“到哪儿才能找到一个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麦金莱总统问军事情报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上校当即回答：“在华盛顿有个名叫罗文的中尉，他一定能给你把信送到。”

“派他去！”总统下达了命令。

命令是如此简洁，与瓦格纳的回答一样干脆利落。

一个小时后，大约中午时分，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到海陆军总部与他共进午餐。饭桌上这位出了名的幽默上校问我：“下一班去牙买加的船什么时候开？”

我感觉挺意外，想了一下，回答他：“一艘名为阿迪罗达克的英国轮船明天中午从纽约出发。”上校马上说：“你能上这艘船走吗？”我还以为他又在开玩笑，

也就顺口说：“没问题！”他说：“好，那你就准备出发吧！”

接着，他严肃地说：“总统派你给加西亚将军送一封信，他在古巴东部的某地，现在我命令你把信送到他那里，信中有总统的重要指示。任何证明你的身份的东西你都不能带，你知道，美国历史上已经有太多这样的悲剧和教训，那些牺牲者包括独立战争中的内森黑尔和美墨战争中的利奇中尉，我们不能在冒险了。这次，你决不能出差错！”

这时我才意识带上校不是在开玩笑。

“到了牙买加，有古巴联络处的人安排你出发，我们不知道加西亚将军在哪里，后面的事情就靠你自己了，我这里没有其他具体的指示了。”上校接着说：“你要知道，如果美国和西班牙宣战的话，你带回的情报将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依据。这项使命就全权由你负责，你重任在肩。火车半夜出发，祝你好运！”临别时，上校叮咛到：“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一边为行程做准备，一边想着我目前的处境：显然，我责任重大，虽然，美西战争还未爆发，我启程时、甚至到了牙买加也还不会爆发，但是，只要走错一步，就会满盘皆输，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宣战反倒使得我的任务简单化了，虽然危险不会减少。

正所谓受命于危难之际，荣誉和生命系于一发。

我知道，军人的生命属于他的祖国，但他的荣誉掌握在自己手中，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我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指示，除了要求我“把信送给加西亚”，并带回那些宝贵的情报。

我不知道秘书是否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在案，现在军情急迫，十万火急，我已无暇顾及这些，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如何才能把信送给加西亚？

第二天中午12点1分，我开始了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历程。

勇闯牙买加

阿迪罗达克号轮船按时起航，一路还算平安。我在路上尽量不和别人聊天，以防无意间走露风声。

当船进入古巴海域，我开始意识到危险，我携带着政府给牙买加官方的证明我身份的文件。如果在阿迪罗达克号进入古巴海域前美西宣战，根据国际惯例，西班牙人就会上船搜查，我一旦暴露就会被捕，并作为战犯来处置。想到这里，我忙把文件藏进救生衣，直到轮船顺利通过海角，我才松了口气。

次日早晨9点，我到了牙买加，找到古巴军方联络处负责人拉伊，我们一起讨论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的办法。

4月8日我离开华盛顿，4月23日我收到统帅部的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随后我马上到古巴军方联络处总部，一些流亡的古巴人正等着我——这些人我从前一个也没见过，我们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的时候，一辆马车跑了过来。“开始出发了！”车上的人用西班牙语喊道。紧接着，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被带上马车，坐下来，就这样开始了一个军人服役以来最为惊险而奇特的旅程。

车夫一言不发，马车飞奔不止，他好像知道我要给加西亚将军送信，而他的职责就是尽快走完他负责的这段路程。马车驶进雨林，穿过沼泽，又驶上公路，在一处林地停下。我被换到另一辆早就等在这里的马车。我感到颇为奇怪，好像一切都是安排好了似的，没有一句废话，甚至来年一秒钟都没耽误。

即刻，我又踏上了征程。

第二个车夫照样默不作声，对我的话充耳不闻，马车飞奔向前，太阳快落山时，到达了一个车站。这时我看到一团黑影从山上一摇一晃地冲了下来，那是什么？不会是西班牙当局预料到我要来，专门安排牙买加军官拦截我吧？这让我紧张起来，直到看清原来是一个老黑人给我们送烤鸡和啤酒来了。他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一点，意思是向我致意，他明白我的任务是为古巴人民争取自由，而那位车夫却对这些酒食和我们的谈话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换了两匹马，我们又上路了。

一路上，虽然我对自己的职责的严峻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赶路要紧！但我还是

不禁要慨叹，这里夜晚的景色和白天的一样迷人。真是各有千秋：白天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夜晚莹虫飞舞，星星点点，仿佛进了仙境一般。但是我还是很快从美景中清醒过来，思绪又回到我肩负的责任上。

马车飞奔，就在马的体力渐渐不支的时候，丛林中突然传出一声哨响，马车停了下来。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仿佛从底下钻出来似的一下子包围了我们。我倒不怕在英国底盘上被西班牙军人拦截，只是事情突如其来，着实让我紧张了一下，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行为破坏了牙买加的中立性，肯定不允许我继续前行。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就让我们走了。

又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幢房屋前。没想到，昏暗的屋里却为我摆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总算可以松弛一下了，朗姆酒的酒香格外诱人，一下子驱走了一天的疲劳，三杯酒下肚就使我忘记了马车上9个小时70英里的奔波劳顿。

这时近来一个大胡子的身材魁梧的人，果敢的表情，眼神诚实而忠诚，透出一种说不出的高贵。他叫格瓦西奥·萨比奥，从墨西哥来。他是因为反抗西班牙人才被流放到这里。现在他被指派做我的向导，直到我把信送到加西亚将军那里。

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前行，半个小时后下了车，在灌木丛中跌跌撞撞走了差不多一英里。我们来到一处小果园，从那里可以看到海湾不远处停着一条小船。我们刚到，那里就闪起亮光，显然，是我们的人，格瓦西奥与船上的人对上了暗号，接上了头。

至此，给加西亚送信的第一段路程告一段落。

海上遇险

上了船，格瓦西奥负责掌舵，我和另一名助手就成了船员，我向格瓦西奥表示，希望能够尽快走完余下的3英里，我不想和英国人有什么麻烦。可他说，这里风力不足，走不快。真让人着急。

离古巴海岸100英里处，经常有西班牙武装轻型军舰出没。他们有先进的武器，舰上装有小口径的火炮和机枪，船员们都有毛瑟枪，比我们强多了。如果与之遭

遇，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任何一件武器都会送我们“回老家”的。

但我必须成功，我必须找到加西亚，把信送给他。

我们的行动计划是，白天就呆在距离古巴海域三英里的地方，待日落黄昏之时，快速航行到珊瑚礁后面登陆，一直等到早晨，这样，即使我们发现，因为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文件，我们可能被扣留但不会审问我们，因为得不到任何证据。或者干脆沉船，敌人只能得到几具浮尸。

白天的时候，海面空气新鲜宜人。我正想休息一会，突然听到格瓦西奥的一声大喊，我们全部站了起来。原来西班牙的军舰正从几英里外的地方直冲我们驶来，同时下令我们停航。

我们都躲了起来。只有格瓦西奥若无其事地呆在甲板上，他让船只行进的方向与牙买加海岸保持水平。

“这样，他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渔夫，也就放我过去了。”船长冷静地分析到。

正如所料，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年轻的舰长用西班牙语喊道：“钓着鱼没有？”

我的这位向导也用西班牙语回答道：“没有，忙了一个早上，鱼就是不上钩！”

敌舰离开后，格瓦西奥让我们重新升起船帆，并转过身来对我说：“这位先生想睡觉的话，那现在就可以好好睡了。看来危险已经过去了。”

一觉醒来，天晴海阔，我们很是惬意，岸上的崇山峻岭郁郁葱葱，山海相连，美不胜收。但我不能过多陶醉在惊叹之中，格瓦西奥收下船帆同时对我说：“我们比我预料的离敌人军舰要更近，我们没必要冒被敌人发现的危险。”

我们开始彻底检修武器，见我只带了一支左轮手枪，他们又发给我一支威力巨大的步枪。船员们也是拿着这种枪。现在是我执行任务中的严峻时刻，在此之前一切还算顺利，而现在到了危急关头，周围潜伏着巨大的危险。被捕就意味着死亡，也就意味着无法把信送给加西亚。

直到半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平静的海湾，黑暗中我们把船抛锚在离岸边50码的地方。我提出马上上岸，但格瓦西奥说：我们两面受敌，最好还是呆在这里，找机会再行动。

慎重是必要的。

总算没出什么意外，到了凌晨，我们赶快把货卸下登陆，再将小船拖到一个狭小的河口，扣过来藏到丛林里。

此时，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早晨，我伫立在岸边，不禁心潮起伏，在我的面前，似乎有一艘巨大的战舰，上面刻着我最崇拜的人——新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的名字，一种自豪的激情油然而生。

我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丛林枪声

从现在开始我的行程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在古巴的土地上，西班牙军队残忍地四处屠杀，无论是携带武器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难民。但无论多么艰险，我都要一往无前，直到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们一路奔波，忍受着炎热，一往无前，很快我们就进入了热带雨林的深处。

穿过森林就是波蒂洛至圣地亚哥的“皇家公路”。当我们接近路边时，突然间，同伴们一个个转身消失在丛林里，转眼间只剩下我和格瓦西奥，我刚要问他发生了什么，却看到他手指放到嘴边，意思显然是叫我不出声，同时，示意我赶紧准备好武器，他自己也消失在丛林里。

这时，马蹄声传来了，还有西班牙骑兵的军刀声和偶尔发出的命令声。我一下子反应过来，马上就敏捷地躲了起来，手指扣在来福枪的扳机上，随时等待枪声响起后反击。但什么也没有听到，队友们一个个都回来了，格瓦西奥最后一个回来。

危险！如果没有高度的警惕性，我们也许早已走上公路，恰好与敌人狭路相逢。

“我们分散开是为了给他们造成错觉。一旦我们被发现，开起火来，他们一定会以为中了我们的埋伏。”格瓦西奥带着惋惜的神色：“那会是一场胜仗，但是任务第一啊！是不是？！”

就在这一天的行程结束时，我注意到多了一些穿着与众不同的人。

“他们是谁？”我问。

“西班牙军队的逃兵，”格瓦西奥回答“从曼查尼罗逃出来的，他们说他们不但缺少食物还不堪忍受军官的虐待，这才逃跑的。”

逃兵可能有些用处，但现在我宁愿他们呆在自己的营房里。谁能说清他们当中没有人会跑出去向西班牙军队报告一个美国人正穿行于古巴，明显的是在向加西亚将军的营地行进。敌人要是知道的话，肯定要破坏我的任务。所以我对格瓦西奥说：“必须仔细审问这些人，决不能让他们擅自离开。”

“是，先生！”他回答道。

为了确保完成使命，我下了这个命令。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虽然无法确认有没有人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但是我的出现已引起其中两个后来被证明是间谍的人的警觉，并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他们决定晚上逃出去，穿过丛林给西班牙人报告——有人在护送一个美国军官。半夜，突然一声枪响将我惊醒。我的床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我急忙闪开。这时又出现一个人影，用大刀砍倒了第一个人，从右肩一直砍到肺部。这个人临死前召认，他们商量好如果同伴没有逃出营地，他就来杀死我，阻止我完成任务。而他的同伴刚被哨兵打死。

我就这样闯过了一道鬼门关。

赶路要紧，可是马和鞍直到第二天晚些时候才搞到，当他们到处找马鞍时，我有点失去耐心了，想不用马鞍赶紧出发，但格瓦西奥说：“加西亚将军正在攻打巴亚莫，我们要走很远才能见到他。”我们整整走了四天，要是没有等到马鞍，我就惨了。

山路扑朔迷离，我们的向导却游刃有余。

终于到了亚拉，我们扎营于此，亚拉是古巴历史上的圣地，这里发出了1868年至1878年的“古巴十年战争”的第一声自由的呼唤。

再过一天的早晨，我们开始攀登西拉梅特拉山，在我们的路线上都是陡峭的悬崖。不过，最可怕的是在这里遭到伏击，那我们就全完了。幸好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路实在难走，我不得不平生第一次如此虐待动物——我可怜的马被我驱使着一会上去一会下来，直喘粗气。没有办法，我必须把信送给加西亚。

这一段最为艰难的路程总算在基巴罗的森林边缘结束了，我们来到周围是一片玉米地的小草房前，看到屋檐下挂着刚砍下的牛肉，厨师们正忙着准备鲜牛肉和木薯面包。原来美国特使到来的消息早已传遍了这里。

将军的风采

快要吃完这顿丰盛的晚餐时，忽然传来一阵骚动，森林边传来阵阵马蹄声和说话声。原来是里奥将军派来的卡斯特罗上校到了。他动作矫健，一看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代表里奥将军前来欢迎我，告诉我里奥将军将在第二天早上到。我暗自庆幸，我又有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好向导。

第二天早上，被称作“海岸将军”的里奥将军来了。他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儿，一身黝黑的皮肤，身材挺拔，步履矫健。据说，他足智多谋，神出鬼没，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令西班牙人闻风丧胆。

这一次出发时，里奥将军派了200人的骑兵部队护送我。4月30日晚上，我们到达离巴亚莫城还有20英里的奥布伊的时候，容光焕发的格瓦西奥出现了。

他说：“加西亚将军就在巴亚莫城。西班牙军队已经撤退到考托河一带。”

我实在是急于见到加西亚将军，提出晚上赶路，但他们讨论后没有同意我的意

见。

第二天，也就是1898年5月1日，当我睡在古巴的丛林中的时候，我们强大的海军正在马尼拉湾向西班牙舰队发起进攻。当我正在给加西亚将军送信之时，我们的大炮已击沉了西班牙军舰，威逼马尼拉城。

形势急迫。一早我们又上路了，从山坡上往下直达巴亚莫平原。

一路上，满目创痍，到处是战火造成的废墟，见证着西班牙军队对这块美丽的土地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我们来到平原时，我们已经在马背上走了大约100英里，虽然这里的野草有一人多高，虽然烈日当头、酷暑难耐，我们也不能停留一步。

要知道我的使命就要完成了！

一想到目的地近在眼前，所有的辛劳都烟消云散，好像连我的马都在分享着我们的期待和急切。

最后我们终于到达加西亚将军的驻地，漫长而艰辛的旅程终于结束了。苦难、失败和死亡都离我们远去。

我成功了！

那天的当地报纸报道说：“古巴将军强调，罗文中尉的到达极大地鼓舞了古巴军队。”

当我来到加西亚将军指挥部门前，看到迎风飘扬的古巴国旗时，我激动不已。我们排成一列，一起下马。将军认识格瓦西奥，格瓦西奥先走进大门。不一会儿，他和加西亚将军一同走出来。将军热情地欢迎我，把我请进来，并将我一介绍给他的部下，这些军官身着白色军装，腰带武器，威风凛冽。

联络处在送给将军的信中称我为“密使”，可翻译却将这个词翻译成“自信的人”——幽默始终在伴随着我！

吃完早饭，我们马上开会。我向加西亚将军说明了我执行的军事任务：一方面是

把总统给加西亚的信——那封重要的外交函件——送给他本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和军事统帅部还急于了解古巴战况的最新情报（美方已经向古巴中部和南部派遣两名军官，但是他们都没能到达目的地）。最为紧要的是美国必须了解西班牙军队占领区的情况，包括西班牙兵力的多少和部署、敌方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的性情、西班牙军队的士气以及整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条件和道路情况，总之是任何可以提供给美方的相关军事情报。最后，最重要的是美军与古巴军队联合作战的计划。我还提出，美国政府希望我能有时间全面了解古巴军队的各种情况，以便于协同配合。加西亚将军想了一会儿，和所有的军官先退下，只留下他的儿子加西亚上校陪伴我。

下午三点钟将军回来告诉我，他决定派3名军官陪我回美国，他们都在古巴生活多年，个个出类拔萃、训练有素、久经考验，也十分了解自己的国家，特别适合回答前面提出的各种问题。我没有必要自己在古巴调查情况，因为我花上几个月也不一定能够得出完整的报告。时间紧迫，必须让美国尽快获得情报，这样对双方都更有利。

他进一步解释说，他的部队需要武器，特别是可以用来摧毁碉堡的大炮，另外，他弹药匮乏，还急需大量步枪以重新装备他的部队。

加西亚将军派了克拉索将军——一位著名的指挥官、赫尔南德兹上校以及非常了解当地各种疾病情况的维塔医生同我一起返回，另外还有两名熟悉北部海岸的水手将随同我们。如果美国决定为古巴提供军事装备，他们一定能在往回运送物资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我还有什么问题吗？在这9天的艰苦行进中我走过了各种地形，我真希望有机会好好看看古巴的土地，但是有了加西亚将军如此周密的安排，为了不辜负将军殷切的期望，我必须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

加西亚将军的建议十分英明，凭着他的指挥和对时局敏锐的把握，不仅仅使我免除了几个月的劳累，而且为我们的国家，也为古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对整个战争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

随后的两个小时里，古巴人热情款待了我。下午5点钟还进行了正式的宴会，结

束时他们通知我护送我的人已经等在门口。我来到大街上，很惊奇地发现队列里没有和我一同前来的向导和朋友。原来，格瓦西奥是想和我一起回去，但加西亚将军因为南部海岸的战争还需要他，就没有同意。我只得向将军表达了我对格瓦西奥他们的感激之情。我与将军以纯粹拉丁式的拥抱作了告别，骑上马，和他的3名军官一起向北疾驰。

我终于把信交给了加西亚将军！

军人的荣耀

给加西亚送信的过程充满了危险，返回的行程与之相比也同样重要，也同样凶险。

来的时候，要是没有途中那么多古巴人为我引路，保护我，我肯定到达不了目的地。返程中，战争已经爆发，西班牙军队在四处巡逻，在每一个海岸，在每一个海湾，在每一条船上都可能出现。他们的大炮随时都会轰击可疑目标，而我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我必然会被当作一个敌后出现的间谍来对待。咆哮的大海使我认识到：成功的背后是连续不断的、一次接着一次的艰苦航程。

但是我们信心十足，必须成功。当然我们还须努力，否则的话我的使命就会功亏一篑。这可是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呀！

一路上，同伴们和我都提心吊胆，保持着最大的警觉，不敢稍有疏忽。我们穿过古巴，向北进发，很快到达了西班牙人控制的考托河口处，那里至少有西班牙的炮艇，对面还构筑了坚固的岸堡，那里的大炮威胁着河口。

我们颇有些猜疑，难道西班牙人已经知道我们到了这里？还是谨慎为好。我想，不会是有人已经猜到一支身负重任的小分队要在戒备森严的地方行动。当我们又准备启程时，暴风雨降临，一时间浪涛汹涌，我们不敢贸然下水，但是，等在这里同样危险，因为时值满月，一旦云雾散去，我们就会被发现。怎么办？

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们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晚上11点我们决定启航。此时正是乌云满天，遮住了月光，掩护我们出发。大家

各就各位，四个人划桨，一个人掌舵，奋力向前。总算慢慢远离了敌人的要塞。当时我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好像随时都会响起追击我们的炮声和机关枪的哒哒声。我们的小船在浪涛中跌宕起伏，像水中的鸡蛋壳被抛来抛去，几次都险些翻船，全靠经验丰富的水手们，我们总算又逃过一劫，冲出了险境。

渐渐地，疲劳和单调的航行使得大家都快睡着了。时间不长，突然一个巨浪打过来，搞得满船都是水，船也差点被打翻，这下子谁都不能睡了。赶紧一下一下的往外淘水。漫长的黑夜总算过去了，太阳露出了海面，正在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先生，快看呀！”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是不是遭遇了西班牙战舰？那我们就全完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只听我的同伴一起用西班牙语喊起来，难道真的是西班牙舰队？

啊，上帝保佑，总算不是，那是桑普顿将军的战舰，正破浪向东，攻击敌人的舰队。

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

直到第二天早晨，5月7日，我们紧绷的神经才最后松弛下来，但后面的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几经周折，到5月12日，我们才到达科维斯特。我们没有逗留。乘晚上的火车赶到塔姆帕，再换乘一列火车开往华盛顿。

我们终于在预定的时间到达了目的地。不敢有丝毫耽搁，我随即向战争统帅部秘书罗素·阿耳戈汇报了情况。他听了我的讲述之后，让我再向米尔斯将军汇报。米尔斯将军接到我的报告后给统帅部写了一封信说：“我建议美国第十九步兵部队的一等中尉安德鲁·罗文晋升为骑兵团上校副官。罗文中尉历经艰险，穿行古巴，完成了‘把信送给加西亚’的艰巨任务，为政府带回了最宝贵的情报，罗文中尉发扬了英雄主义精神，沉着勇敢，他的事迹将成为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返回后，在米尔斯将军的陪同下我参加了一天的内阁会议。会议后我收到了麦金莱总统的贺信，他感谢我把他的愿望传达给了加西亚将军，同时祝贺我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贺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任务！”

我完成了超出我职责范围的更多的任务——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一个军人的天

职就是：“不要问为什么，而是服从命令，然后去完成它。”

我已经把信送给了加西亚。

安德鲁·罗文

[下一页](#)

哈伯德商业信条

我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我的产品

我相信我的公司

我相信我的同事和伙伴

我相信美国的商业模式

我相信产品的生产者、设计者、制造者、销售者以及世界上所有工作的人们

我相信真理的价值

我相信好的性情和好的身体

我相信成功的必要条件并不是赚钱，而是创造价值，创造了价值，成功就自然而然

我相信阳光、新鲜空气、蔬菜、水果以及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相信世界上最美好的词就是“自信”

我相信我每做一笔生意我就多了一个朋友

我相信我和别人分开后，我们都会渴望再次相聚，并且相聚时大家都很快

我相信工作的双手、思考的大脑和友爱的心灵

阿门！

下一页

附录

A Message To Garcia

In all this Cuban business there is one man stands out on the horizon of my memory like Mars at perihelion.

When war broke out between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very necessary to communicate quickly with the leader of the Insurgents. Garcia was somewhere in the mountain vastness of Cuba-no one knew where. No mail nor telegraph message could reach him. The President must secure his cooperation, and quickly. What to do!

Some one said to the President, “ There ’ s a fellow by the name of Rowan will find Garcia for you, if anybody can. ”

Rowan was sent for and given a letter to be delivered to Garcia. How “ the fellow by the name of Rowan ” took the letter, sealed it up in an oil-skin pouch, strapped it over his heart, in four days landed by night off the coast of Cuba from an open boat, disappeared into the jungle, and in three weeks came ou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Island, having traversed a hostile country on foot, and delivered his letter to Garcia-are things I have no special desire now to tell in detail. The point that I wish to make is this: McKinley gave Rowan a letter to be delivered to Garcia; Rowan took the letter and did not ask: “ Where is he at? ”

By the Eternal! There is a man whose form should be cast in deathless bronze and the statue placed in every college of the land. It is not book-learning young men need, nor instruction about this and that, but a stiffening of the vertebrae which will cause them to be loyal to a trust, to act promptly, concentrate their energies: do the thing- “ Carry a message to Garcia! ”

General Garcia is dead now, but there are other Garcias. No man who has endeavored to carry out an enterprise where many hands were needed, but has been well-nigh appalled at times by the imbecility of the average man-the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to concentrate on a thing and do it.

Slipshod assistance, foolish inattention, dowdy indifference, and half-hearted work seem the rule; and no man succeeds, unless by hook or crook or threat he forces or bribes other men to assist him; or mayhap, God in His goodness performs a miracle, and sends him an Angel of Light for an assistant.

You, reader, put this matter to a test: You are sitting now in your office-six clerks are within call. Summon any one and make this request: " Please look in the encyclopedia and make a brief memorandum for me concerning the life of Correggio. " Will the clerk quietly say, " Yes, sir, " and go do the task?

On your life, he will not. He will look at you out of a fishy eye and ask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o was he ? Which encyclopedia? Where is the encyclopedia? Was I hired for that? Don ' t you mean Bismarck? What ' s the matter with Charlie doing it? Is he dead? Is there any hurry? Shan ' t I bring you the book and let you look it up yourself?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for?

And I will lay you ten to one that after you have answered the questions, and explained how to find the information, and why you want it, the clerk will go off and get one of the other clerks to help him try to find Garcia-and then come back and tell you there is no such man. Of course I may lose my bet, bu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Average, I will not.

Now, if you are wise, you will not bother to explain to your " assistant " that Correggio is indexed under the C ' s, not in the K ' s, but you will smile very sweetly and say, " Never mind, " and go look it up yourself. And this in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action, this moral stupidity, this infirmity of the will, this unwillingness to cheerfully catch hold and lift-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put pure Socialism so far into the future.

If men will not act for themselves, what will they do when the benefit of their effort is for all?

A first-mate with knotted club seems necessary; and the dread of getting " the bounce " Saturday night holds many a worker to his place. Advertise for a stenographer, and nine out of ten who apply can neither spell nor punctuate-and do not think it necessary to.

Can such a one write a letter to Garcia?

“ You see that bookkeeper, ” said the foreman to me in a large factory. “ Yes, what about him? ” “ Well he ’ s a fine accountant, but if I ’ d send him up town on an errand, he might accomplish the errand all right, and on the other hand, might stop at four salons on the way, and when he got to Main Street would forget what he had been sent for. ” Can such a man be entrusted to carry a message to Garcia?

“ We have recently been hearing much maudlin sympathy expressed for the downtrodden denizens of the sweat-shop ” and the “ homeless wanderer searching for honest employ-ment, ” “ and with it all often go many hard words for the men in power. ”

Nothing is said about the employer who grows old before his time in a vain attempt to get frowsy ne ’ er-do-wells to do intelligent work; and his long, patient striving after “ help ” that does nothing but loaf when his back is turned.

In every store and factory there is a constant weeding-out process going on. The employer is constantly sending away “ help ” that have shown their incapacity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the business, and others are being taken on. No matter how good times are, this sorting continues: only, if times are hard and work is scarce, the sorting is done finer-but out and forever out the incompetent and unworthy go. It i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Self-interest prompts every employer to keep the best-those who can carry a message to Garcia.

I know one man of really brilliant parts who has not the ability to manage a business of his own, and yet who is absolutely worthless to any one else, because he carries with him constantly the insane suspicion that his employer is oppressing, or intending to oppress, him. He cannot give orders; and he will not receive them. Should a message be given him to take to Garcia, his answer would probably be, “ Take it yourself! ”

Tonight this man walks the streets looking for work, the wind whistling through his

threadbare coat. No one who knows him dare employ him, for he is a regular firebrand of discontent. He is impervious to reason,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impress him is the toe of a thick-soled Number Nine boot.

Of course I know that one so morally deformed is no less to be pitied than a physical cripple; but in our pitying, let us drop a tear, too, for the men who are striving to carry on a great enterprise, whose working hours are not limited by the whistle, and whose hair is fast turning white through the struggle to hold in line dowdy indifference, slipshod imbecility, and the heartless ingratitude which, but for their enterprise, would be both hungry and homeless.

Have I put the matter too strongly? Possibly I have; but when all the world has gone a-slumming I wish to speak a word of sympathy for the man who succeeds-the man who, against great odds, has directed the efforts of others, and having succeeded, finds there 's nothing in it: nothing but bare board and clothes. I have carried a dinner pail and worked for day 's wages, and I have also been an employer of labor, and I know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on both sides. There is no excellence, per se, in poverty; rags are no recommendation; and all employers are not rapacious and high-handed, any more than all poor men are virtuous. 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man who does his work when the " boss " is away, as well as when he is at home. And the man who, when given a letter for Garcia, quietly takes the missive, without asking any idiotic questions, and with no lurking intention of chucking it into the nearest sewer, or of doing aught else but deliver it, never gets " laid off " nor has to go on a strike for higher wages.

Civilization is one long anxious search for just such individuals.

Anything such a man asks shall be granted. He is wanted in every city, town and village-in every office, shop, store and factory. The world cries out for such: he is needed and needed badly-the man who can " Carry a Message to Garcia " .

So who will send a letter to Garcia?

Elbert Hubbard

下一页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哈伯德（1856-1915），《菲士利人》和《兄弟》杂志的编辑；Roycrofters公司的创造人和总裁。1856年6月19日出生于美国布鲁明顿，父亲是一个乡村医师，同时也经营着一家农场。

哈伯德在塔夫茨大学取得文学硕士之后，又攻读了法学博士，最后进入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从事教学、编辑和演讲工作。1980年，他遇见了威廉·莫里斯，于是回家到东奥罗拉创办了Roycroft出版社以及kelmscott出版社。不久Roycrofters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这种半社区性的机构吸引了无数的人群，公司的正式员工增加到了800人。

由于哈伯德罕见的经营天赋和写作才华，名誉和金钱接踵而来，不久就闻名于世，被称为“东奥罗拉的圣人”。他的主要出版物，除了那两份杂志，自己也写了许多著作：《把信送给加西亚》、《一天》、《现在的力量》、《自己是最大的敌人》、《一生的目标》、《短暂的旅行》系列、《时间和机遇》、《约翰·布朗的一生》等等，另外还有在杂志上发表的上万篇文章。

他的主要爱好有骑马、游泳、划艇以及照料花园。

不幸的是1915年，他乘坐的露西塔尼亚号轮船被德国水雷击中沉入海底，过早地结束了他辉煌的事业。但他的荣誉却得以持久流传。为了纪念这位哲人，Roycrofters公司的出版物以及生产的其他工艺品得到了人们的疯狂的收藏。

《把信送给加西亚》是哈伯德著作中不朽的名著，今天人们阅读着这本承载百年智慧的小书，强烈地震撼着久已音调枯燥的心弦，即使是最强烈的顽石也会为之动容。

<全文完>